

由新出土絳縣倮伯倮簋重新思考西周重器休盘的年代

夏含夷
芝加哥大学

在 2004 年底 2005 年初，山西絳縣文化局、運城市文物工作站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考古学家发掘了山西降縣横水的两座西周大墓（M1 和 M2），认为是古代倮国国君（即“倮伯倮”）和夫人的墓葬。倮国的名称在古书上仅见于《穆天子传》一书，为穆王旅游中抵达的一个小国。发掘者通过对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年代分析，鉴定墓主应该就是穆王前后的倮伯。

M1、M2 的墓葬形制在晋南地区商周大墓中并不少见，与之相似的还有晋侯墓地西周中期恭、懿之世的 M7，孝、夷之世的 M32、M33，西周晚期厉王前后的 M91、M92。这种性质还可以追溯到浮山桥北商代大墓的 M1、M8、M18、M28。

从随葬品组合来看，M1、M2 属于李丰《黄河流域西周墓葬出土青铜礼器的分期》中的第四期，与陕西扶风 78 齐家村 M19 尤其接近，但是没有过多的纹饰，也没有一套陶礼器。第四期的年代为“西周中期的穆王前后”，“盘、盃这套水器的固定出现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横水 M1 和 M2 除鼎、簋外，盘、盃俱见，应与之相差不远。

M1 铜鼎垂腹明显，是西周早中期之际的特点。仿铜陶鬲宽折沿，浅腹联裆、高锥足，与天马—曲村遗址邦墓西周中期早段的陶鬲（M7054: 4）相似。... 综上所述，这两座墓葬的年代应为西周中期的穆王时期或略晚。¹

M1 随葬铜器包括五件鼎（M1: 212），各载有铭文谓“倮伯作畢姬寶旅鼎”、五件簋（M1: 199），各载有铭文谓“倮伯作畢姬寶旅簋”，以及一件载有相当长铭文（45字）的倮伯倮簋（M1: 205），铭文可隶定如下：

佳廿又三年初吉戊戌
益公蔑倮伯倮曆右告
令金車旂倮拜手稽首
對揚公休用作朕考寶
尊倮其萬年永寶用享

倮伯倮是什么人、倮国是什么国当然都是富有意义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不少注意，希望以后还有机会探讨。然而，本文的目的仅仅以倮伯倮为出发点，现在想要谈的是蔑倮伯倮曆的“益公”其人。从倮伯倮簋铭文看，益公显然是此器重要人物。除

¹山西絳縣文化局、運城市文物工作站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降縣横水西周墓發掘簡報”，《文物》2006.8: 14-17。

了在这一器铭文以外，作为生称“益公”多见于西周金文里（还有作为祖先谥号的“益公”，譬如在畢鮮簋（集成4061）、■簋（集成4153）、■尊（集成6013）等，与生称益公大概无关，于此则不论述），多作为受王赏赐者的保证人（即所谓“右者”），诸如申簋盖（集成4267）、王臣簋（集成4268）、匄簋（集成4321）和走馬休盤（集成10170），或者亲自受王命和入出王命，诸如乖伯簋（集成4331）和永孟（集成10322）。这些铜器多为西周中期铜器，特别是永孟公认为恭王世代标准器，学者们多以为“益公”指同一个人物。

因为永孟载有十二年的年代记载（“隹十又二年初吉丁卯，益公内即命于天子”），所以载有“廿又三年”年代记载的倬伯倬簋如果像发掘报告那样说是穆王时代铜器，那么益公在政治舞台上至少从穆王 23 年到恭王 12 年一直活跃。这不是不可能，但是可能性与穆王在位年数直接相应。传统说法以为穆王在位五十五年，这样益公活跃范围至少是四十五年（穆王 23 年到 55 年的三十三年再加恭王十二年），这样可能性相当小。但是，如拙作“從覲簋看周穆王在位年數及年代問題”小文论述那样²，现在有很多证据说明穆王在位年数不应该超过四十年，很可能是三十几年。这种结论如果不误，那么益公活跃期间可以缩小到二十五年左右，可能性就大一些。这个问题与载有益公名称的其他铜器的时代也直接有关系。譬如，张长寿、陈公柔和王世民编《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把匄簋（定名为“询簋”）分类为“4式”簋，即“环耳圈足簋。此式簋均有盖，器、盖均饰层层叠压的瓦棱纹，双兽头桥形耳衔环”，谓“按益公与井白共见于长白盃（然）和永孟，应为西周中期偏晚约当恭懿时器”³。因为匄簋铭文凭载有“十又七年”年代记载，如果是指恭王 17 年，所以益公活跃范围又拉长五年。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倬伯倬簋可能应该属于恭王时代，那样从永孟所载“十又二年”到倬伯倬簋所载“廿又三年”只有十二年，可是这种可能也带有问题：根据传统文献所载，恭王在位年数都相当少（《竹书纪年》载有12年、《通鉴外纪》和《通考》均载有10年），恭王时代标准铜器没有超过15年（十五年■曹鼎[集成2784]）。因为穆王在位年数相当高，按照一般规则，嗣子恭王在位年数就应当相当小。因此，尽管《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将恭王在位年数正好定为二十三年（公元前 922 年至 900 年），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年代体系相当可疑，这个年数必需通过再进一步研究才可以视为可靠。

如上所述，载有生称益公的铜器多为西周中期铜器无疑，除了匄簋以外，其他铜器中唯有走馬休盤载有完整年代记载（“隹廿年正月既望甲戌”）。关于这一件铜器的断代，学术界颇有歧义。走馬休盤现在在南京博物院，首先发表于邹安《周金文存》（1916 年出版），同年柯昌济《鞞华阁集古录跋尾》论之如下：

² 夏含夷，“從覲簋看周穆王在位年數及年代問題”，《中国历史文物》2006.3: 9-10。此后又撰小文讨论这个问题，见“从作册吴盃再看周穆王在位年數及年代問題”，待刊。

³ 张长寿、陈公柔和王世民编《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年），第 67、68 页；益公不见于长白盃铭文里，恐怕此书引错，但是基本断代没有问题。

走马官名，《周礼》作趣马。休人名。按《诗》有程伯休父，为宣王时人，与此器文字时代相合，唯休父为司马，而此休为走马，官职颇不相符，是未可以一人解之也。⁴

二十年后，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里有类似的论述，以为走马休就是《诗经》里的程伯休父：

走马休当即《常武》之“程伯休父”，《毛传》云“程伯休父始命为大司马”。依《周礼》大司马之属有趣马，即此走马。趣马之职见于《诗》者其位颇高，…此走马休必系走马之长，虽非大司马，然相去必不远。益公亦见《乖伯簋》，二器字体亦甚相仿佛。⁵

陈梦家晚年对《西周铜器断代》后加的注解（注日为 1965 年 5 月 15 日）提出不同的看法，谓：

郭沫若定此盘于宣世，以为“走马休当即《常武》之“程伯休父”，《毛传》云“程伯休父始命为大司马”。依《周礼》大司马之属有趣马，即此走马”。《古今人表》以程伯休父为宣王时人，因《常武》之诗向来定为宣诗。我们既已定益公见于夷王二十年，自此经历厉王、共和至宣王已历三十余年，则休父与走马休未必定是一人。⁶

陈先生没有说他为什么“既已定益公见于夷王二十年”，但是从他书里上下讨论的铜器，诸如鬲攸比鼎（通常称作 鬲攸比鼎；集成 2818）和膳夫山鼎（集成 2825）看，是因为休盘所载完整年代记载与宣王公认的年历不合。此后，攻西周铜器的学者（而特别是中国以外的铜器学者）对铜器铭文与传世文献的连接颇持怀疑态度，多注重铜器铭文内在的关系。譬如，白川静和唐兰强调走马休盘和乖伯簋均载有益公，乖伯簋像匍簋一样是全瓦纹圈足簋，肯定是西周中期器。因此，白川静和唐兰都认定休盘为西周中期铜器，怀疑走马休和《诗经》的程伯休父不指同一个人。以现在为止，这种结论几乎变得定论，《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把休盘定为II型I式盘，关于年代简直说“为恭王前后器”。⁷《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同样把它定在共王 20 年（公元前 903 年）。⁸

如《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本》列表所示，休盘年代记载实在和共王标准器裘卫盃（集成 09456）、五祀裘卫鼎（集成 02832）和九年裘卫鼎（集成 02831）所载年代记载（即“隹三年三月既生霸壬寅”、“隹正月初吉庚戌…隹王五祀”和“隹九年正月既死霸庚辰”）基本一致。然而，此年代记载所需年历和共王另外一个标准器，即十五年 曹鼎（集成 02784）所载年代记载（“隹十又五年五月既生

⁴ 柯昌济《韡华阁集古录跋尾》，壬二。

⁵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52。








⁶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再版），288。

⁷ 《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151-52。


⁸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31。

霸壬午”）不太一致。⁹因此，我自己过去定了此器为懿王二十年所作。¹⁰现在看来，无论倂伯倂簋像发掘者那样说是穆王时代的铜器或稍后（也就是说共王），益公如果是同一个人物，那么休盘就不会晚到懿王二十年。

最容易的办法解决这种断代上的问题是将倂伯倂簋定为共王时代器。这样都载有益公名称的永盂是共王十二年器、休盘是共王二十年、倂伯倂簋是共王二十三年，总共相差只有十一年了。虽然如此，这不但和倂伯倂簋发掘者所定年代不合，并且，如上面已经指出，共王在位年数有没有长到二十年相当可疑，更不用说长到二十三年。轻易地采取这种结论以前，我们应该先至少考虑一下另外一个可能。有没有可能西周时代不但有一个生称的益公，而可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益公”不像“倂伯倂”的“倂”、“永”、“休”那样是独立的字，而是一种尊称，像“武公”那样，不同氏族的领导都可以利用。

所以如此想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有一件益公钟（集成 00016），《殷周金文集成》的编者定为西周晚期器。从简单的铭文“益公为楚氏和钟”看起来，器实在属于西周晚期所作。如果西周中期和晚期都有益公，那么休盘的益公有可能是中期的益公，也有可能是晚期的益公。郭沫若讨论休盘的年代说，“益公亦见《乖伯簋》，二器字体亦甚相仿佛”。如上面说，乖伯簋是全瓦纹圈足簋，是西周中期器无疑。如果乖伯簋和休盘字体实在“甚相仿佛”，那么休盘也应该是西周中期器。然而，无论是从宏观或者微观看，这两件器的字体恐怕并不“仿佛”。如图 1 所示，休盘的字体都有很强的长方形，而乖伯簋的字体基本上是方块。单独字体也不太一样。譬如，乖伯簋的“月”字很整齐，即，而休盘的“月”不但写得很斜，并且有很长的尾巴，即，这种长尾巴是西周晚期书法的特征。再看看“王”字：二器差别不如“月”字大，但是休盘的“王”字仍然显得晚的多：乖伯簋的又相当方，中间一横画略近中间，而休盘的有特别长方的感觉，中间一横画略高（特别是铭文第二个“王”字：）。这种差别也见于“子孙”的“子”，即乖伯簋的对休盘的。

从器形看，虽然《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把休盘定为II型I式盘，除了休盘以外，这个型式还包括琉璃河蝉纹盘、长白盘、墙盘和守宫盘等，这些器都定为西周早期到中期时作。与II型1式盘对比，还有II型2式盘，包括寰盘、函皇父盘和兮甲盘三件器，均为西周晚期器。根据《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¹¹，这两式的不同在于1式盘“附耳圆折，耳的断面亦作圆形”，2式盘“附耳方折，耳的断面亦作方形。圆足有折边”。虽然“圆”和“方”听起来完全不一样，可是休盘

⁹ 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本》，31列表，十五年曹鼎所载年代记载指公元前908年，比休盘正好早五年，可是在该年正月壬午是初四，尽管和《夏商周断代工程》对“既生霸”月相记载的理解一致，可是与一般理解都不合。

¹⁰ Edward L. Shaughnessy, *Source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 Inscribed Bronze Vessels* (Berkeley, Ca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284.

¹¹ 《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151、153。

和函皇父盘之间的差别并不大。特别是两件器的器形和纹饰都相当仿佛（见图2）。《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强调2式盘“圆足有折边”，休盘圆足也有折边。从西周中期到晚期盘形没有经过很明显的演变，然而有一点值得注意：如表1所示，西周时代最早的盘之通高和口径比例都是1比3弱一点，显得相当高，而西周晚期的盘之通高和口径比例接近于1比3.5，相对来说显得矮。休盘通高11.9厘米，口径39.4厘米，将近于西周晚期的1比3.5比例，也许不无断代意义。

西周中期盘			西周晚期盘		
器名	通高	口径	器名	通高	口径
琉璃河蝉纹盘	11.5	32	寰盘	12.7	41
长白盘	15.2	40	函皇父盘	11.5	38.2
史墙盘	16.2	47.3			

从上面讨论看，柯昌济和郭沫若将休盘定为西周晚期器，尽管论证方法不一定靠得住，但是结论可能仍然值得参考。当然，经过“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后，重新考虑休盘的断代，一定要注意到休盘铭文所载完整年代记载，即“佳廿年正月既望甲戌”。我觉得陈梦家、唐兰、白川静和其他金文学者所以排除宣王断代的有力因素之一，是因为无论如何这个年代记载与宣王公认的在位年代不合。宣王公认的元年是公元前827年，因此他在位第20年应该是公元前808年。据张培瑜编《中国先秦史历表》，808年正月朔日是辛未（干支第8日），休盘铭文所载“甲戌（11）”日是该月第四日，与“既望”月相记载完全不合。由于这样年代上的不合，再加上益公其人西周中期铜器铭文中普遍出现，所以最近几十年的金文学者将休盘定为西周中期器当然很合理。譬如说，《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将休盘列为共王二十年，即公元前903年，谓“正月壬子朔，甲戌二十三日”。既然二十三日是“望”后第八日，也许比“既望”稍微晚一点，但是总的来说这一年头还应当算合适。

《夏商周断代工程》这样的年代唯一的问题是共王到底有没有在位二十年（或者二十三年）？我自己觉得这很可疑。因此，我想再重新考虑休盘是否会定在西周晚期，特别是宣王时代。有至少三种因素作为这样断代的依据。第一，如上面所指出，休盘器形和铭文字体都显得西周晚期特征。第二，休盘铭文尽管载有“益公”的名字，但是根据益公钟可知西周晚期可能也有一个“益公”，因此休盘的益公可能不是西周中期的益公，而是益公钟的益公。第三，如柯昌济和郭沫若指出那样，休盘的“走马休”和《常武》之“程伯休父”可能是一个人。《常武》是《诗·大雅·荡之什》的诗，《诗·小序》谓“召穆公美宣王”，诗里提到“南仲大祖”和“大师皇父”率领“六师”征伐“南国”、“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还命令“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毛传》云，“程伯休父始命为大司马”。在休盘铭文里休称作“走马休”，如郭沫若所释，“走马”和“大司马”的官制相似。不

但如此，从某些新近出土的铜器铭文诸如驹父盨盖（集成 4464）和文盨¹²，我们现在知道在宣王 18 年和 23 年周军都曾征伐了“南国”。因此，休盘铭文所载 20 年代记载与《常武》说“程伯休父”参加“六师”征伐“南国”的历史背景相当仿佛。这些证据都说明休盘可能是宣王时代铜器。然而，问题还是所载年代记载能不能和宣王年历配合。

尽管休盘所载年代记载与宣王公认的在位年历的确不合，但是根据新近出土的另外某些铜器，我们现在知道这样公认的年历不无问题。2003 年出土的 42 年虞遂鼎和 43 年虞遂鼎已经证明了我几十年以来所论证的一点，即宣王除了使用了公认的在位年历以外（即以公元前 827 年为元年），他到比较晚年的时候就改变使用另一个年历，即以公元前 825 年为元年。825 年可能是他服三年之丧后正式“称王”的那一年。这样年历上的改变虽然听起来很复杂，但是传统文献不无证据。最有力的证据可能是《春秋·公羊传·文公 9 年》所载：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為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

《孔子家语·正论解》有类似的记载：

子张问曰：“书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诸”？孔子曰：“胡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则世子委政于冢宰三年，成汤既没太甲听于伊尹，武王既丧成王听于周公，其义一也。”

除了这两个记载以外，雷学海《竹书纪年义证》还提到《韩诗内传》、《白虎通》和《礼记疏》同样说法。对《竹书纪年》在商王文丁 12 年载：

十二年（周文王元年）有凤集于岐山

雷学海有如下的注解：

¹² 张光裕，“西周士百父盨铭所见史事试释”，载于陈昭容编《古文字与古代史》，（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7 年），pp. 213-222.

此周文王居丧之二年也魏之史臣误谓王亦踰年改元故以此为周文王元年不知王终三年之丧受殷王嗣立之命始行改元未尝以此年为元年也韩诗内传曰诸侯世子三年丧毕上受爵命于天子乃归即位（白虎通及礼记疏卷六）¹³

比传统文献更有力的证据乃是有完整年代记载的铜器铭文。以现在为止，有十五件铜器可以确定为宣王时代所作。这些铭文很清楚分成两类。如下列表所示，从宣王元年到十九年（即公元前 809 年）一共有六件铜器载有完整年代记载，年历与宣王公认的年历（即以公元前 827 年为元年）都符合。然而，从公元前 809 年年底开始，有另外九件铜器载有完整年代记载，所载年历与此都不合，可是与比这个年历晚两年（即以公元前 825 年为元年）的年历完全配合。

宣王时代载有完整年代记载的铜器

器名	年代记载 (年/月/月相/干支)	元年	年份	日期
頌鼎	3/5/D/11	827	825	27
兮甲盤	5/3/D/27	827	823	24
虢季子白盤	12/1/A/24	827	816	-1
克鐘	16/9/A/27	827	812	1
吳虎鼎	18/13/B/23	827	810	10
趯鼎	19/4/C/28	827	809	18
此鼎	17/12/B/52	825	809	14
番菊生壺	26/10/A/16	825	800	-1
寰盤	28/5/C/27	825	798	20
𩺰攸從鼎	31/3/A/29	825	795	9
大祝追鼎	32/8/A/18	825	794	6
伯窺父盨	33/8/D/28	825	793	22
善父山鼎	37/1/A/47	825	789	-1
42 年虞遂鼎	42/5/B/52	825	784	7
43 年虞遂鼎	43/6/B/24	825	783	15

有了这样多的例子，我们现在应该再看休盘铭文所载“隹廿年正月既望甲戌（11）”年代记载，是否与宣王后一个年历符合。以公元前 825 年为元年，第二十年是公元前 806 年。根据张培瑜编《中国先秦史历表》，该年正月朔日是己丑（26），该月无甲戌（11）。然而，如果改变闰制，以下一个月为正月，朔日乃是己未（56），甲戌是该月第十六日，与“既望”月相记载完全配合。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坚持休盘一定是宣王时代所作，而仅仅是为了提出一种可能。我觉得新近在山西降縣橫水倮国墓地出土的倮伯偁簋所载 23 年

¹³雷学海《竹书纪年义证》卷 14 第九五页正（在商王文丁 12 年）。

年代记载对“益公”其人的断代与年代，以及对所有西周铜器断代与年代学，带来了相当多的麻烦，应该让我们再三思考我们所利用的断代与年代学的标准。希望其他金文学者会注意这个问题，对拙作此小文多多批评指正。



休盘铭文



乖伯簋铭文



休盘



函皇父盘